

Poststructuralism,

Politics

and Education

教育
经典
译丛

后结构主义、政治与教育

Michael Peters

[新西兰] 迈克尔·彼得斯 / 著 邵燕楠 /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经典译丛

主编 张 华

后结构主义、政治与教育

Poststructuralism, Politics and Education

迈克尔·彼得斯 著

Michael Peters

邵燕楠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结构主义、政治与教育 / (新西兰)迈克尔·彼得斯著;
邵燕楠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6
(教育经典译丛)
ISBN 978-7-303-23287-1

I. ①后… II. ①迈… ②邵… III. ①后结构主义(哲学)—
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2420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9697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HOUJIEGOUZHUYI ZHENGZHI YU JIAOY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90 mm×1240 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4.00 元

策划编辑: 周益群
美术编辑: 宋 涛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编辑: 王新焕
装帧设计: 李向昕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教育的视界

——在比较中西、会通古今中
发展中国教育学

梁启超 1901 年指出：中国自 19 世纪开始即进入“世界之中国”阶段。这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相互交织，化为一体。

王国维 1923 年进一步说道：“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意味着中西二学相互交融，盛衰一体、兴废一体。

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古今”“中西”问题始终相互影响。倘不能处理好“中西”问题，忽视“西学”或“西体”，则必然走向“中国文化本位论”，进而不能处理好“古今”问题，中国实现现代化与民主化断无可能。倘不能处理好“古今”问题，忽视中国文化传统或“中学”“中体”，则必然走向“全盘西化论”，由此不能处理好“中西”问题，中国文化会深陷危机，中国现代化与民主化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中国教育理论或教育科学的繁荣必须坚持“比较中西、

会通古今”的方法论原则。这至少包括如下内涵。

第一，国际视野。我们要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敞开心扉，迎接世界一切先进教育理论进入中国。我们要对这些教育理论进行翻译、研究、吸收并使之“中国化”，像当年吸收佛教文献那样。我们要形成教育研究的国际视野：这包括价值论上的“世界主义”胸怀和多元主义价值观；知识论上的多重视角观，学会以人观人、以人观我、以我观人、以我观我，在视角融合和复杂对话中发现教育真理；方法论上的深度比较法，防止简单翻译、机械比附或牵强附会，要上升到文化背景、历史发展和价值取向层面去理解教育问题。

第二，文化传统。我们要珍视已持续两千余年的、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智慧传统，它不仅构成了中国文化，而且是世界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将中国智慧传统植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情境，真诚对待并深刻理解，防止“厚今薄古”或“以今非古”的肤浅之论。我们要基于中国与世界的现实需求和未来趋势，对中国智慧传统进行“转化性创造”，使之脱颖而出、焕发生机。我们要基于中国智慧传统理解教育实践、建构教育理论，须知，“中国教育学”唯有基于中国智慧传统方能建成。我们要充分继承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教育启蒙和教育民主化的宝贵传统，须知，“中国教育学”以实现东方教育民主为根本使命。

第三，实践精神。我们要始终关切实践发展、参与实践变革、解决实践问题、承担实践责任，须知，教育实践是教育科学的源

泉。我们要把发展实践智慧作为教师解放和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让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我们要成为每一个学生的真诚倾听者，通过倾听学生而悦纳、理解和帮助学生，最终实现每一个学生的个性自由与解放。

国际视野、文化传统与实践精神的三位一体，即构成“中国教育学精神”。践履这种精神是中国教育学者的使命。

是为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wo characters: '张' (Zhang) and '华' (Hua),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于沪上三乐楼

目 录/

001 / 英文版序

005 / 致 谢

007 / 导论：理性的批判

037 / 1. 后结构主义与主体哲学：“权力意志游戏对峙辩证法劳动”

073 / 2. 后结构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后现代文化

103 / 3. 反对阿兰·芬凯尔克劳特《思想的失败》：文化、教育与
后现代主义

124 / 4. 福柯、话语与教育：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

143 / 5. 建筑学的反抗：教育理论、后现代主义和“空间政治学”

168 / 6. “奥斯威辛之后”：伦理学与教育政策

195 / 7. “信息社会”的科学与教育

221 / 8. 瓦蒂莫、后现代性与透明社会

241 / 9. 控制论、赛博空间和大学：赫尔曼·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与
世界语的梦想

268 / 10. 单边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民主：政治差异或者认同？

296 / 参考文献

325 / 索 引

/ 英文版序 /

对于作者来说，写序常常是一个机会，可以对已经完成的文字作出说明或进行反思，还可以提及文字之外的情形及影响写作的外部事件。从字义上来讲，“前文本”(pretext)讨论元文本(metatext)之事宜，包括写作策略与全书的组织结构，有时也包括需致谢之人与研究动机。据此，我想对我的写作缘由、论题的结构以及成果的具体情况作出说明。 xiii

对后结构主义或当代法国思想的关注点进行介绍的英文书籍越来越多。我认为这些研究与当代法国思潮中建立多条理论路径的憧憬背道而驰，它们常常倾向于要么把复杂的思想化简为单一的基于若干步骤的方法论，要么把学术的发展描述为线性的年表。首先消失的是存在于书写之间的“差异”[*différend*，采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术语]，它构成了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准则。其次落入了引向封闭的整体化历史(a totalizing history)和思想制度化的陷阱。我试着避开这些倾向，尽管它们仍旧不可避免是写作常规的

一部分，这其中包括写作与出版的机制——其建立在写作领域组织化和标准化的基础之上。本书以一系列章节的面貌呈现，它们是在不同的时间里撰写的，针对具体的读者，围绕教育的重要焦点以主题的方式进行修改和组织。我不声称它们是原创的、综合的和完整的。当然，这些文字不是要对所谓的法国学说作出系统的介绍，也不想伪称是最终定论。相反，我想将这些章节编织成思想网络，使其主题交错地阐明后结构主义、政治学与教育三者的关系。因此，它们反映了我过去几年的学术见解。

在教育理论界，近年来有大量的关于社会、经济与政治活动的研究成果问世，在西方国家或者说发达国家尤甚。基本上，它们采用负面的和保守的词汇，以一个前缀“后”(post)为其特征——后工业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福特主义。虽然，利用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将当代教育理论化的现象很多——解构主义、谱系学、文本分析的各种形式——却很少有人把注意力投向经典原著并试图阐明后结构主义对于教育理论的意义。本书以对理性的批判和对主体的质疑为焦点，考察了与教育领域相关的重要主题，以此对后结构主义作了部分介绍。

本书并不企图对后结构主义这种理论作系统介绍，原因很简单，在理论界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东西，在现实中是多样的和复杂的思想，它不能够简化为一种固定的和连贯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有人可能会辩论道，一旦这种思潮被简化和统一，并被打包整理为学术文字，以便在学术的集市中流传、销售，那么，它的时代就终结了。一旦制度化和商品化，知识就失去了产生新思想的力量，会变得僵腐，在思

想史的家园中受到贬黜。“后结构主义”的标签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因为那些被泛泛地称为后结构主义者的思想家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与相似之处同样重要。因此，我更愿意把后结构主义看作是法国文化历史的一个时段，在教育领域中，它是独特的批判方法。

/ 致 谢 /

我的思想的形成受益于许多人不同形式的帮助。我与詹姆斯·马歇尔(James Marshall)快乐共事逾十五载,他促使我从最初的哲学学科转向了教育领域。他给予我的学术上的支持与友谊,笔墨难以述尽。彼得·麦克莱伦(Peter McLaren)和亨利·吉鲁(Henry Giroux)为此书的出版提供了支持。过去在奥克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的同事科林·兰科舍尔(Colin Lankshear)和埃里克·布拉斯韦(Eric Brathwaite),让我知道了教育政治学的重要性。近来,比尔·瑞丁斯(Bill Readings)不断地给予我支持与启迪。1994年10月,他的突然辞世令我无法与他谋面,当时我恰巧在加拿大和美国休学术假。我把本书的倒数第二章献给比尔以答谢他对我的帮助,这一章是在1994年11月于蒙特利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ontreal)比较文学系举办的研讨会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场研讨会是比尔于生前为我安排好的。

我也感谢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我在研究生期间就攻读了他早期关于当代法国思想的著作。他最近出版的书,包括《信息的模

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与《第二个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这两本行书风格十分清晰的书,让我仰慕不已。即使粗读本书,大家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我的学术研究受惠于利奥塔。他的《后现代状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于1984年首次以英文的形式出版,书中对我们当今情形的最富有洞见的描述吸引了我。我研读他的著作已达十年之久,他的哲学风格不断地开拓出新的思想领域。

我也对奥克兰大学教育系的文化与政治研究小组的师生表示感谢,他们积极地倾听并讨论了本书所呈现的观点与思想。我感谢奥克兰大学研究委员会批准我于1994年休学术假的请求,使我有充足的时间完成书稿。

最后,我感谢我的伙伴,蒂纳·贝斯利(Tina Besley),最近三年间,她对于我的学术旨趣给予了支持与鼓励。

/ 导论:

理性的批判/

后结构主义的思想缘于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和 1
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对黑格尔(G. W. F. Hegel)著作的存在主义式的理解,在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及其他学者的结构主义中初见端倪。在此,对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其上位的学科[继费尔迪南·戴·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研究之钵],符号学、精神分裂分析、解构主义和文本分析——它们的发展目前并没有止步并且理论分析还在不断改进——亦是如此。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奥塔、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作品,清楚地表现了后结构主义。比如,后结构主义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浮现,20世纪70年代兴盛于法语世界,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英语国家。它是一组复杂的思想,受到多方面的启发:结构语言学的研究传统,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对西方的理性的批判和对

黑格尔辩证法的抨击，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毁灭”，卡斯頓·巴时拉(Gaston Bachelard)与乔治·康吉翰姆(George Canguilhem)的认识论，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的超现实主义，以及更加笼统地讲，欧洲先锋派(the European avant-garde)的思想。这些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被后结构主义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继承发扬。它们共同对启蒙运动的文化与普遍理性概念进行重估。尽管萨比娜·拉维邦德(Sabina Lovibond)混用“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1]，但她深谙此中义。

启蒙运动勾勒了这样一幅画面，人类努力走向普遍道德和智力的自我实现，并且由此成为普遍历史经验的主体；启蒙运动也假定人类的普遍理性，据此，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趋势可以被评价为“进步的”或者其他方面(政治的目的因而被界定为在实践中实现理性)。后现代主义丢弃了这幅画面，即它拒斥理性统一的信条。它拒绝把人类想象成为单一的主体，这样的主体或是(在常用的陈腐信条中)为着完美的一致性而努力，或是(在政治实践领域中)为着圆满的凝聚力与稳定而奋斗。(Lovibond, 1986, p. 6)

理性的多种形式——不能简化、无法比较，以及无法与具体的风格、文本类型和知识种类相联——与启蒙运动所宣扬的普遍性相对立，并且，统一的人类理性的概念是理性的唯一标准，它宣称所有的、不

论时间与空间的知识都在它的名下，并且为单一的主体——历史变迁中的能动者——提供安身立命之所。

拉维邦德貌似简单的论述击中了现代主义者“训练理性”的迷梦，击碎了以普遍的方法为基础形成同等地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文化的普及教育的梦想；拉维邦德的论述也击碎了大众教育的梦想，该教育依靠成绩来运作，使个人具备必要的技能、态度和品性，从而成为有用的公民和良好的劳动者。她的论述同时也切中了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中的进步主题——基于对自由和平等的诉求，通过理性的教育被组织起来并且得以实现。拉维邦德认识到，后现代怀疑论把目光投向了启蒙运动的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概念，这一点在后结构主义者对理性的批判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大概最为人所知的是利奥塔(Lyotard, 1984)的典型的后现代态度，即“对元叙事的怀疑”。对理性批判的核心是对建立在启蒙理念基础之上的教育的批判。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于1979年首次在法国出版，随后英文版于1984年出版。在此书中，利奥塔遵循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脉络。这本书是法国理性批判的结晶。首先，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进行了批判。他论证道，启蒙运动所宣称的整体性、普遍性和绝对主义的情形实际上使得它们与历史无关，仿佛它们形成于历史和社会实践之外。利奥塔想要质疑启蒙运动元叙事教义的基石，称它们具有“恐怖主义的”和暴力的本质，从一个话语的视角来断言某种大写的“真理”，以此缄默或驱逐其他话语的论述。